

编者按

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得你爱,那就是母亲。母爱是温暖的太阳,奉献着她的光芒。母爱是天下最纯挚的爱,胜过一切亲情。5月8日是母亲节,《九日山》特推出母亲节特稿,致敬母亲、感恩母爱。

母亲的针线筐

李思华



之余,挑灯熬夜,一针一线,细裁密缝。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煤油灯下,当我做完作业时,常坐在母亲的身旁,帮母亲穿穿针,剪剪灯花,调亮煤油灯光,或者静静地望着母亲穿针引线的神情。母亲把针线筐放在腿上,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时而挑拣着针线筐里的碎布,时而在头发上抹了抹针尖,时而掖了掖衣角或裤脚,时而俯身、低头咬断线头……

不知不觉间,夜渐渐地深了。“妈,您累了,休息吧?”“华儿,明天还要上学,听话,快去休息,妈再缝几针就好了。”我上床休息了,只留下一豆昏黄的煤油灯光,静静地照着母亲的针线筐,照着母亲手中让我们心疼也让我们温暖的旧时光。

记得有一句歌词:“野百合也会有春天”,贫寒而又艰辛的农家生活,止不住山村女孩对美的渴望和

追求。在那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当春天来临,山花烂漫时,身上穿不起新衣裳,头上系不起红丝绳的大姐二姐和她们的姐妹们,欢呼雀跃采来了山花,掐出花瓣,轻轻别在发髻上,那次乐劲儿,就像忽然间捡到了一件盼望已久的心爱之物。当春天过去,山花飘零,有一次大姐二姐实在忍不住了,趁母亲去田里干活,翻出了母亲针线筐,用来描制样衣的蓝色和黄色色块,捣成粉末,和裁成条状的塑料带混合在一起,在小铁锅加水熬煮了,制成彩色塑料飘带,结成蝴蝶结扎在发辫上,那几天,大姐二姐快乐得像两只轻盈起舞的小蝴蝶,邻家女孩也都露出羡慕的目光。可是纸包不住火,不久东窗事发了,大姐二姐慌乱地站在母亲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妈,我们,我们……”说着,说着,姐妹俩哭了,眼泪滴在了母亲的针线筐上,母亲举起了手,却久久,久久没有落下。

而今,母亲走了,母亲留下的,给我们贴身温暖和浓浓母爱的针线筐,盛满了我们对母亲深深的怀念和不尽的哀思。

闲不住的母亲

苏彩灵

前不久,母亲竟然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跑到广东去采茶,让我们好一阵担心与责备。她呀,真是闲不住的人!

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直都没闲过。年轻时,由于生活贫困,母亲除了侍弄家里那几亩田地,农闲时就跟着父亲上工地,下灰窑、煤矿去打工,甚至在怀孕时,还在工地挑砖头泥浆。

父亲的去世,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无情地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为了维持生活,母亲一边种田,一边到附近水泥厂打工。水泥厂的炉前铲工最辛苦,几乎都是大男人干的,可是为了多挣钱,她毅然选择了它。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就去水田里引水看水。因为我们的田地都在山上,水源不足,经常要去沟渠里引水,引来的水要经过别人的田地,会被别人断走,所以要在田边看着,直到灌满了水。上夜班的话,母亲白天就在田里侍弄庄稼。她没日没夜地拼命劳作,一刻都不敢闲着,生怕一怠慢,我们就没了下顿。

农闲时,母亲想尽办法赚钱补贴家用。她炸过油条、勺子粿,做过豆腐、豆腐花,做过仙草果,有时就卖点水果……那时的小山村没有集市,交通不便,卖东西得挑着担子,走村串巷。母亲就是这样,挑着担子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叫卖,几乎踏遍了附近的十几个村庄。

后来,安溪铁观音发展起来,母亲把原有的田地都翻种上茶树,还请人把一些荒地也开垦出来种茶。好几亩的茶园,除草除虫,栽枝施肥,采茶卖茶,一年四季,一遍又一遍,母亲更是一天都没闲过。

就这样,母亲靠着她的坚韧与辛劳,终于把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养大成人。为了让母亲好好休息安享晚年,我们把那几亩茶园租给别人管理。可母亲却也没闲着,房前屋后的菜园子,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从没断过,还养了很多鸡鸭。茶季一到,就去帮别人采茶。

再后来,我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在我们的苦苦劝说下,母亲才不太情愿地跟着我们住到县城。可家里的菜园子仍没荒着,她隔三岔五地回去整理一番,然后大包小包地给我们捎上新鲜的瓜果蔬菜。

不仅如此,母亲还在县城里给自己找了活——包装茶叶、捻茶梗,同样忙得不亦乐乎。一开始,我们都挺生气,既担心她的身体又心疼她的辛苦。可她却轻松淡然地说:“这算什么辛苦!让我闲着坐着才难受呢,闷得慌!你们不也常说,要多运动,这劳动不就是运动吗?”实在劝不住她,就只好随她去,只一再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别太辛苦。

最近,春茶还没出,茶厂活少了,她又闲不住了。那天,回老家去侍弄菜园子,刚好,广东一茶厂来村里招收采茶工,她竟然偷偷跟着去了(知道我们一定不会同意,所以没告知我们任何人)。真拿她没办法!

真是一个闲不住的老母亲!

我和母亲一起散步

郑智得

趁阳光尚好,离黄昏还有时辰
我们像巢中鸟,急需一片天空

我在前,母亲在后
我回过头,看她披上光环
苍白脸上,调出一抹久违的微笑

她走得慢,我会停下来等她
多像小时候,我走累了
她也会停下来等我

映山红开得正艳,我们谈到
野菜,蒲公英,故乡
和瓜藤缠绕的大地

我们一起弯腰摘苦菜
把夕阳想象成一块大饼
金黄带绿,清香带苦



婆婆

林浩秀

第一次“丑媳妇见婆婆”,甫落座,桌上已经摆了一碗温度刚好的溢鸡汤,汤汁浓稠不腻、鲜香扑鼻。鸡是现杀的草鸡,先生的母亲掐了时间,宰杀、焯水、溢汁、撇油,我们进门时,她灶台的火刚熄。那天之后,婆婆的溢鸡汤一次不落、持续多年,很是抚慰了我们风尘仆仆归家的灵魂。

结婚后,两次习惯性流产让我一度深受重创、灰心黯然,尤其对一个小小生命的渴望近乎魔怔。然而,欲速则不达,第二次流产后,整整两年半,我和先生做过很多次检查,看过很多回医生,喝了很多苦得能麻掉舌头的中药,却仍然原因不明地希望落空。那时候,我最怕别人盯着我本该山峦起伏却始终一马平川的肚子劈头问:“有了吗?”更怕孙若渴的婆婆失望的眼光会像缝纫机的针头一样密密匝匝地对准我。但婆婆没有,她不问,不催,只是像从前那样,在我和先生齐声归家时,和颜悦色地溢一碗撇了油的鸡汤或鸭汤,端上来,笑盈盈地催促道,喝吧,再歇就凉了!

为了顺利备孕求子,喝中药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药是好药,文火细熬慢煎,倒出来的汁水却又浓又稠,我时常倒一半,喝一半,喝下的一半再吐出来一半。每每看我对着药汁发愁流泪,婆婆便会跟着蹙眉流泪。终于有一天,她说,药不喝了,医生也不看了,孩子重要,你的身体更重要。那天,婆婆的话说一半,咽一半。咽下的一半,她去找了我妈,她让我妈来说服我,不再折腾身体了,去抱养一个孩子吧,从小带的孩子也跟自己亲。

后来我妈说,一定是老太太宽厚又善良,感动了送子的观音娘娘吧!老太太是指我婆婆,我妈说这话时,我已经怀了孕,双胞胎。

有了之前流产的经历,为保险起见,孕后陪伴我最长时间的,是一张眠床,为遵照医嘱,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最难过的是孕吐,闻到了点

油烟味吐,睡得迷迷糊糊吐……吐起来不分时间地点,吐起来简直气吞万里河山变色。婆婆说,孩子你忍忍,忍过前面四个月就好了!婆婆又说,如果可以,你甚至起床都不要了吧,饭我给你盛过来,汤我给你端过来,水果我给你削好,你要做什么喊一声,我都在!那一句“我都在”,如一层一层剥下的洋葱,刺得我一脸感动的泪水。

从前,我并不是没有担心过人人谈之色变的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一向好比青花瓷器,闲时束之高阁油光锃亮,乍看赏心悦目,却是易碎品,得时刻谨记“轻拿轻放”,凡事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我闺中密友的经历慨叹。出嫁那日,我妈依依不舍涕泪横流之际,也不忘对我切切叮咛,不只夫妻之间需要包容体谅,婆媳之间更要尊重忍让。我深知唇舌日夜相依尚无法避免咬伤,何况两个原本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成了婆媳,一个不小心,就是一部波澜起伏的家庭伦理剧。所以,初入婆家时,我是战战兢兢的,更是如履薄冰的。然而孩子们的到来,让我和婆婆原本相敬如宾的关系递进了一步,尽管偶尔被她的传统观念搅得心烦气躁,但更多时候,我被她的无微不至感动得一塌糊涂。

“听说神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婆婆就是那个惯于默默无闻,却常常焕发无穷力量的妈妈。婆婆宽厚慈悲,她吃苦耐劳,爱干净,家里日日窗明几净,就是最隐蔽的犄角旮旯也一尘不染。她爱她的孩子们胜过爱自己,年轻时,她爱着自己的丈夫、爱护自己的孩子,她的孙子们降生后,她又把所有的爱给了他们。她只字不识,却从不对孩子说重话,也绝少与外人扯闲话。她用她的宽容和隐忍、勤劳和朴实,积蓄着一个家最厚实的温情,而后,潜移默化给我们,告诉我们最朴素的生活哲学,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盛。

人到中年,“婆婆”这个词,只要叫一叫也能触动心弦。作为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的妈妈,如果要许愿,就愿他年我老来,成为婆婆那样的一个婆婆;但愿我的小姑娘,今后遇上她奶奶那样的一个婆婆。

母亲

蔡安阳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见萱草花。——孟郊《游子诗》

周末的午后,一场细雨过后,天空净透,空气中弥漫着湿润而温暖的气息。女儿一个人趴在窗台上写写画画,而我正百无聊赖地翻着报纸。

“奶奶——”女儿突然兴奋地朝窗外大喊。

我闻声望去,只见满头银发的母亲,正提着一个大大的袋子朝我们这边挥手。我和女儿赶忙迎出去。

我接过母亲手中的袋子,沉甸甸的。看到母亲额角的汗珠,我既心疼又生气,于是略带嗔怪地对母亲说:“妈,你怎么自己过来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吃没吃午饭?”

“吃过了才来的,这疫情发生后一个多月没见着你们了,就过来瞧瞧。”母亲看了我一眼,接着说,“你可小心点啊,里面有鸡蛋。”

一进屋,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袋子,打开,小心翼翼地掏出一袋滚圆的白皮鸡蛋,接着又是嫩绿的青菜,一袋子芋头,一袋子炸花生……母亲一边往外掏一边念叨着:“这鸡蛋我攒了半个多月,土鸡蛋有营养,你们在城里买不到,这芋头是我今早蒸的,热熟就能吃,来来,吃花生,我早上炸的,正脆生……”

“我最爱吃奶奶蒸的芋头,炸的花生啦,太棒了!”女儿开心地搂着母亲的脖子,亲了一口。母亲也亲昵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发。

我给母亲倒了一杯水,可这时母亲的电话响了。她听过电话起身就要走,“我不待了,坐别人车子过来的人家要回去了,我也回去!”

“妈,你别着急走,在这儿住一两天,我再送你回去!”

“别了,你们工作忙,我在这儿什么都干不了,还得给你们添麻烦!”母亲边说边往外走,我拦都拦不住。才到门口,一辆白色的轿车就开了过来,母亲招招手,车停在了路边。我礼貌地和同乡打了招呼,又叮嘱了母亲几句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便目送母亲乘车离去。

回到家,女儿一脸失落地说:“奶奶跑了这么远,连一口水都没喝。”

看着桌上的水杯,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是啊,这就是我的母亲,她这一辈子,一直为儿女操劳奔波,从没有想过自己。她三十多岁的时候生下了我,时至今日,已有七十高龄,而我也为人父十余载,即便如此,我却依



然是母亲心中长不大的孩子。这些年,我和姐姐都不在母亲身边,可是她却从不抱怨,反而处处为我们着想,逢年过节,不管我们有没有时间回家,她总是忙里忙外地准备一大桌子饭菜;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人准是母亲;家乡的好吃的好喝的,她总是辛辛苦苦地攒齐并不辞辛劳地送上门来……而我,却把母亲的付出看得理所当然,她的忙碌也被看成是一种习惯。

望着桌上未掏完的口袋,我不禁佩服起母亲惊人的记忆力,只要是和她提过喜欢吃的东西,她永远记得那么清楚,而我绞尽脑汁却想不出什么才是母亲喜欢吃的,她到底有没有说过呢?记忆如老电影一样在头脑中闪过,从小到大,每次我们趴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母亲都还在厨房忙碌,等她上桌后,又是在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待到我们吃完饭跑出去玩的时候,盘里基本没剩下什么……而现在,母亲吃得更多了,每次给她夹菜,劝她多吃一些,她总是说年纪大了,吃不动了……思来想去,母亲爱吃什么,我依然是不曾得知,心中愧疚万分。

“爸爸,你知道萱草吗?”女儿突然说了一句。

“哦?萱草?”

“是啊!”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女儿自顾自地吟诵着,细细算来母亲的生日也快到了……

